

版权登记图字：01-1998-22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古建筑 / (英) 劳埃德 (Lloyd, S.), (德) 米勒 (Müller, H. W.) 著;
高云鹏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世界建筑史丛书)
ISBN 7-112-03733-6

I. 远… II. ①劳… ②米… ③高… III. ①建筑史-世界-远古 ②古建
筑-简介-世界-远古 IV. TU-09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127 号

© Copyright 1980 by Electa Editrice Milan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by Electa Editrice, Milan.

本书经意大利 Electa Editrice 出版公司正式授权本社在中国翻译、出版、发
行中文版

Architettura delle origini,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by S. Lloyd/H. W. Müller

责任编辑: 董苏华 张惠珍

世界建筑史丛书

远古建筑

[英] S·劳埃德
[德] H·W·米勒 著
高云鹏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2 印张: 16 $\frac{1}{3}$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ISBN 7-112-03733-6

TU·2878 (902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世界建筑史丛书

远 古 建 筑

[英] S·劳埃德 著
[德] H·W·米勒 著
高云鹏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本书作者在多年考古研究的基础上，以大量图片、简明扼要的评论，完整、系统地介绍了古代前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和埃及文明两个不同组成部分（上、下埃及）的古代建筑，分析了这些地区的建筑与政治、社会及宗教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古代文明相互间的影响。

S·劳埃德生于1902年。1949—1961年在安卡拉的英国考古研究所负责考古研究，之后在伦敦大学从事西亚的考古教学工作。

H·W·米勒生于1907年。曾是慕尼黑大学埃及考古学的讲师，并曾任慕尼黑埃及博物馆的主任多年。

目 录

第一篇 古代前亚建筑	5	第三章 中王国	107
第一章 从建筑的起源到原始王朝时期	7	第一节 第十二王朝的国王金字塔	107
第二章 王朝时代	18	第二节 第十二王朝时期的地方王子墓	107
第一节 小亚细亚和赫梯 (Hittita) 的统治	27	第三节 神庙	111
第二节 新亚述时期	35	第四章 内部空间和支柱， 都市分布和王宫建筑平面	115
第三节 弗里吉亚人	41	第五章 新王国	125
第四节 乌拉尔图人 (Urartei)	41	第六章 晚期时代	166
第五节 叙利亚—赫梯人	49	参考文献	189
第六节 地中海东部	49	意汉名词对照	191
第七节 新巴比伦时期	50	照片来源	194
第八节 阿契美尼德建筑	57	译后记	195
第二篇 古代埃及建筑	71		
第一章 前王国时代	73		
第二章 梯尼特 (Eta' Thinita) 时代和古王国	78		
第一节 陵墓	78		
第二节 神庙	92		
第三节 王陵中的宫廷官员墓和各省地方官员墓	102		

第一篇 古代前亚建筑

[英] S·劳埃德 (Seton Lloyd) 著



第一章 从建筑的起源到原始王朝时期

一些辞典将建筑学简单地定义为“建造的科学”。显然，这个词在今日具有更加特殊的含义，它还包含有设计和研究，通过设计要达到特殊的美学效果；这是与简单的土木建设技术不同的地方。谁要想初览古代世界的建筑就必须记住这个附加的意义，因为他要寻找远古建筑物中的艺术构想和美学倾向。在以后的篇幅中这种观察结论会更加明朗。建筑学界通过初次实验取得的最遥远的证据来自小亚细亚和与叙利亚沙漠接壤的国家；是在这个地区进行的考古研究的成果。我们首先要研究这些地方。

从根源上讲，建造的兴起是一个被称之为新石器革命的结果。这个时期处于人类生活不断发展的一个过渡时刻。在这个时期，随着农业的出现，狩猎和穴居部落由组织得更好的家居社会所代替。这个时代对于人类的进化相当重要，成为在最近几年中很多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得出了一些概括的结论。很有可能，这个发展阶段的初始发生在公元前10000年之后不久。肯定地说，它的发源地是在一些由自然生长的动物成为家养牲畜，野生谷类成为原始农业第一批作物的地区。在具有这种特点的地中海东部半山区和山脚地区就曾发现过极其古老的人类定居点和伴随它而产生的初级农业痕迹。可以想像，他们是还保留着穴居习惯但首次感到有必要建造人工避难所或房屋的人们。

初始房屋的形状自然仅仅是出自实用的考虑。据我们所知，在约旦的杰里科（Jerico）一些最古老居所（可追溯至公元前8000年）的平面就是圆形的，它们有石头地基，可能还有用比黏土更高级的材料建造的上部结构。这些建筑物可能是对游牧时期的帐篷和一些临时安身处所的模仿，只是所使用的是比较稳定的材料罢了，因此它们代表穴居和村居之间的中间阶段。研究最初所使用的材料也是很有意思的。使用粗糙的石头建造墙壁可能是最初的也是最自然的解决办法。但这种墙壁只出现在石头很容易找到的地区，在其他地方最初开始使用的是利用阳光晒干的黏土。这种材料是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最普通的建筑材料。人们将黏土和麦秆混在一起，利用一种今天称之为“壁塞”（pisé）或“阿多百”（adobe）的技术将这种混合物做成土坯。但很快，在杰里科以及其他地方，这种相当粗糙的方法被预制砖的使用所代替。人们使用一种木制的长方形模具脱制土砖，然后在阳光下晒干。用这种材料可以建造简单的，具有长方形房间和木制房顶的房屋。

在公元前7000年时，即著名的，被考古学称之为新石器先陶瓷B的时期，可能用砖作为基本材料的建造技术已有相当大的进步。在杰里科，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种创新：敷有石膏层的内墙面和地面。石膏层用磨平的石头打光，并染成红色。门框被仔细地除去棱角以保护门框的边角。但最显著的寻获物是一个被考古学家估计为神庙的建筑物平面，这样我们就能够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根据预定目的而设计的举行祭祀的工程：入口是一个柱廊，柱廊的一边由木柱支撑，穿过与柱廊垂直地布置的两道门进入内部的圣殿。

为了对这个新石器时代更古老的建筑思想有一个概念，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在小亚细亚南部，科尼亚（Konia）附近的恰塔尔许于克（Catal Hüyük）的发现。在这里我们找到的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块约6公顷的聚居地。由阳光晒干的土砖建成的房屋形成一个紧密的群体，极像是一个个蜂房组成的蜂巢。每一幢房屋内都有多个相似的长方形房间。这些房间用一个木制的梯子从开在平台式房顶上的入口出入。相互通连的屋顶在那时是居民社会生活的共享空间。这些建筑有很多罕见的特点。它们之中有些可能是圣殿，装饰着动物的头或角，这些动物的头角有的是真的，有的是用石膏仿做的。墙壁上绘有彩色的壁画，可看出墙壁曾多次粉刷多次彩绘。壁画图案与属于比它更早文化阶段的岩洞画非常相似。至于普通住宅，起居室内有一高出地面作床用的平台。灶台一般建在入口梯子下边，以便烟气通过屋顶的开口排出。

在这个恰塔尔许于克的聚居地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建筑要素，即为了防卫野兽，或是防备邻近人们的攻击而修建的围墙。从外部可以通过活动的梯子上到互通的房顶上，而屋墙上既没有门也没有朝向外面的窗户。在杰里科有一种并不太罕见的，但可能是更加安全的防卫系统。在那里，考古学者们发掘出了一座石砌圆形大碉堡的遗迹以及与它相连的防卫墙废墟。将这些废墟和与它同时代，或稍晚一些的塞浦路斯岛上基罗其梯亚（Chirokitia）居民点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后者没有任何外围防卫系统。

这里，房屋仍保留着圆形的古老形状，以土砖砌的屋顶呈穹窿状，由石墙支撑。在房屋内部有石柱支起的阁楼，利用一个木梯上下。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另一个居住中心，布尔杜尔（Burdur）附近的哈吉拉尔（Hacılar），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原始建筑双重进化的其他例子，即：建

图1 杰里科，新石器时期的一个神庙的想像复原图(引自《文明的曙光》，19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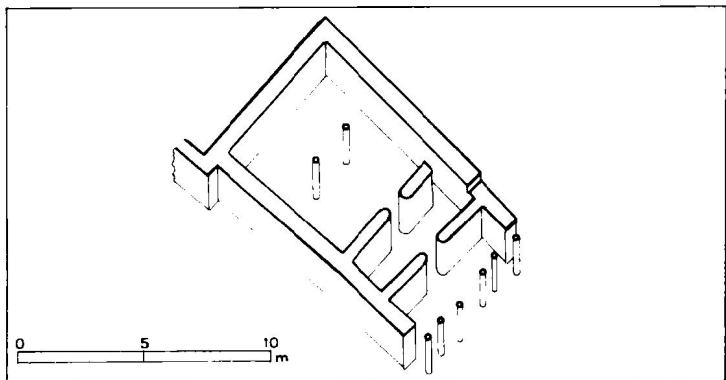


图2 恰塔尔许于克，VIB层的建筑平面图(引自 Mellaart, 1967年)

图3 恰塔尔许于克，VIB层的部分建筑复原图(引自 Mellaart, 196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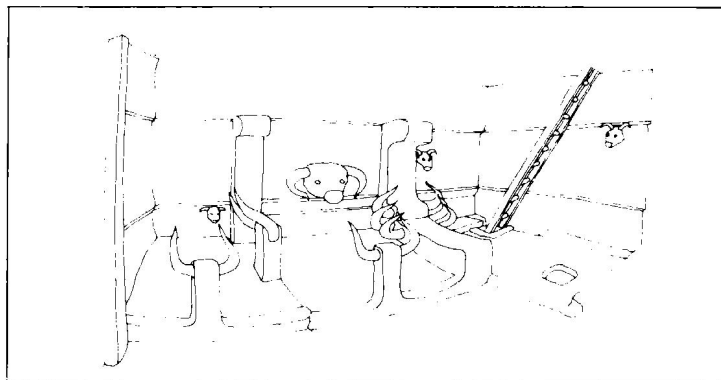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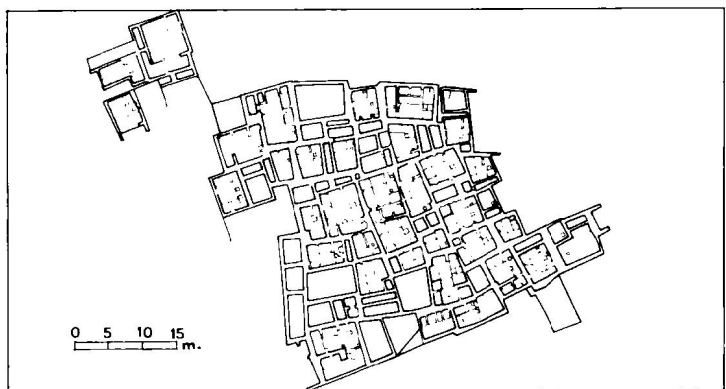


图4 恰塔尔许于克 V114 圣殿的南-东部复原图(引自 Mellaart, 1967年)

图5 恰塔尔许于克，典型的主房间复原图(引自 Mellaart, 196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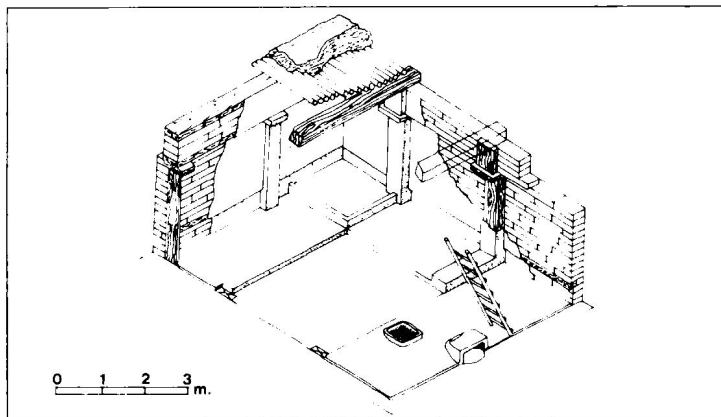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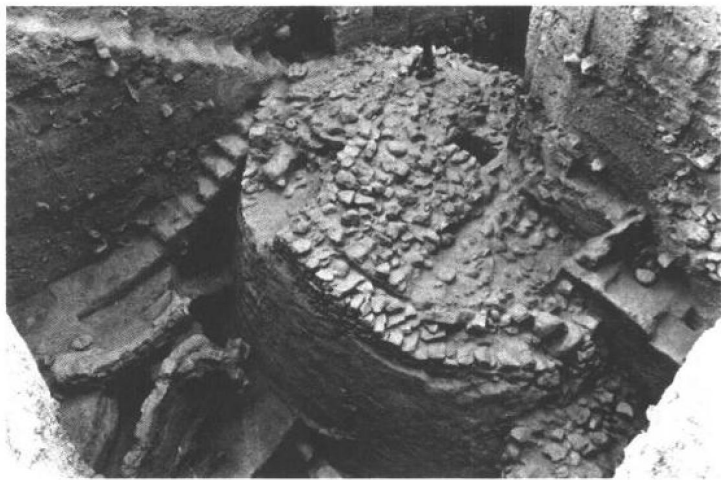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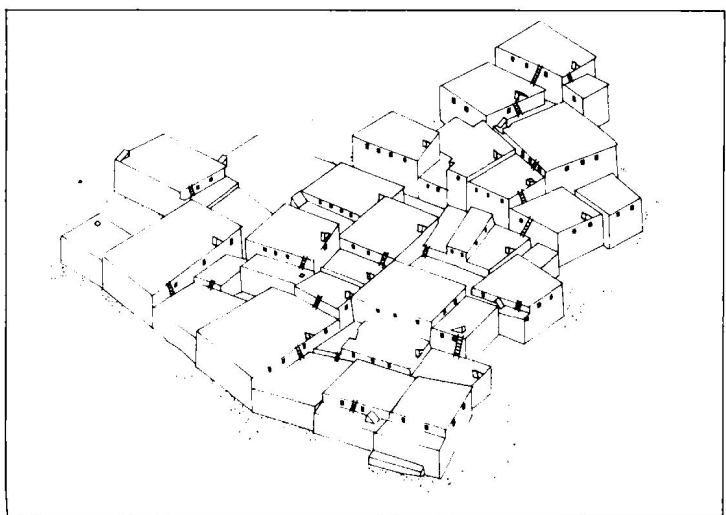


图6 杰里科，圆形碉楼遗迹



筑开始有规划和开始构筑防卫系统。有一个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末期的居民点,在那里每一座房屋都有相同的平面,且都在入口处对面墙上的两个壁龛之间设有一个灶台。更晚一些(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被称为卡尔科石器时期(calcolitico)的初始,这些居民点的周边房屋全都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对外的防护带。在这些房屋的内墙下部都有厚重的护壁。在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的梅尔辛(Mersin),曾发掘出一个小小的、结构完美的军用碉堡。考虑到当时的文化发达程度,这也许并不值得我们惊讶。残留的防卫墙由土砖砌成,墙基用石块垒筑,墙上有一个门,门内的地面由石块铺成,门的两边各有一个碉楼,围墙异常坚固。在墙的内侧,是一个个紧紧相连的一排形式一样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可能是守军的营房。每座房屋的外墙都有两个瞭望孔,从那里可以监视通向小丘的道路;还有一个部分被屋顶遮盖的院子,在这里可以存放备用的抛石器弹丸。位于城门边的大一些的房屋可能是供守军司令使用的司令部。

至此,我们所讨论过的有关建筑学发展初期聚居地平面布局的例子,都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地区东部。在被称为卡尔科石器时期的头几个世纪中,这些建筑原则一部分已经在伊拉克北部普遍应用。比如,在底格里斯河中游西岸的哈苏纳(Hassuna),游牧生活已向农业生活过渡。在这里,使用易损材料建造的茅屋已被小小的农舍所代替。农舍起先使用被称作“壁塞”的黏土,后来开始使用土砖。而在尼尼微(Ninive)附近的阿尔帕西亚(Arpašiyya)的建造体系可追述到更古老的年代。那里,圆形的住宅被称为“陀螺依”(tholoi),它与比它晚3000年的米切内(Micene)蜂窝状墓的特点很是相似,都有一条被称作“德罗莫斯”(dromos)的深长引道。现在我们注意一下伊拉克南部的冲积平原和沿波斯湾的沼泽地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这里是苏美尔文化的摇篮并诞生了第一批纪念建筑的构成要素。从地理角度来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有它独特之处,成为了第一批居民的定居点。而更加不寻常的是这个地区在此之后竟然7000年没有改变它的面貌。今天,在这里居住着沼泽地阿拉伯人。他们捕鱼,放牧水牛,将村庄建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低矮的小岛上。而且这里人民的生活方式似乎从史前以来就没有任何改变。房屋仍然是只以平常蒲草为原料,待客的房屋高大宽敞。屋中所绘图案对我们了解

图7 基罗其梯亚(塞浦路斯),新石器时期一个村庄复原图(引自《文明的曙光》,1961年)

图8 哈吉拉尔, I A 有设防的定居点等比例图(引自 Mellaart, 1965年)

图9 哈吉拉尔,新石器时期一个定居点的等比例图(引自 Mellaart, 196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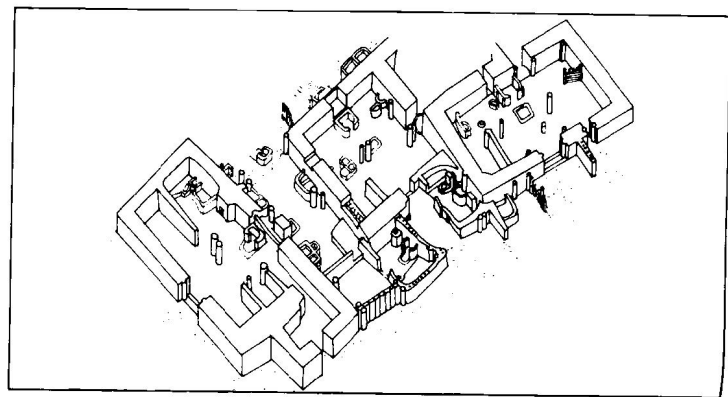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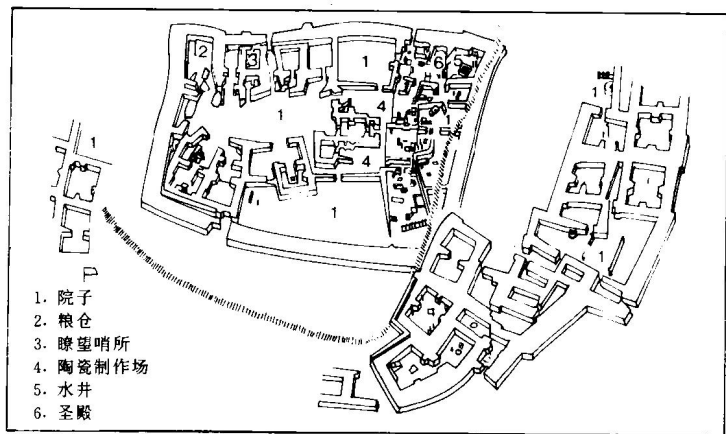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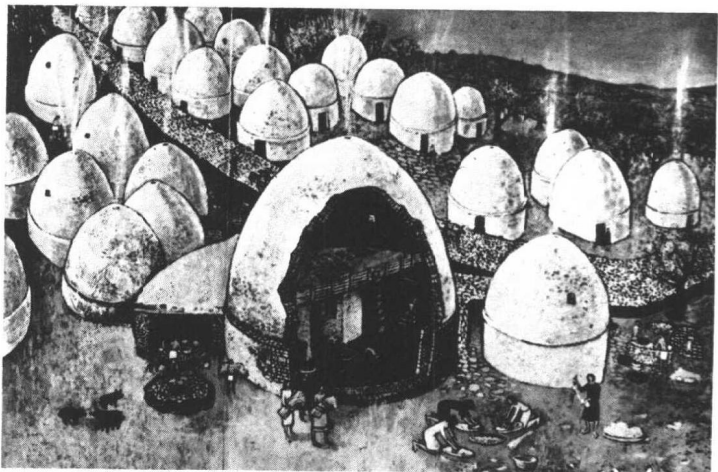


图 10 梅尔辛, 一个军事要塞的轴测投影图 (引自 Garstang, 195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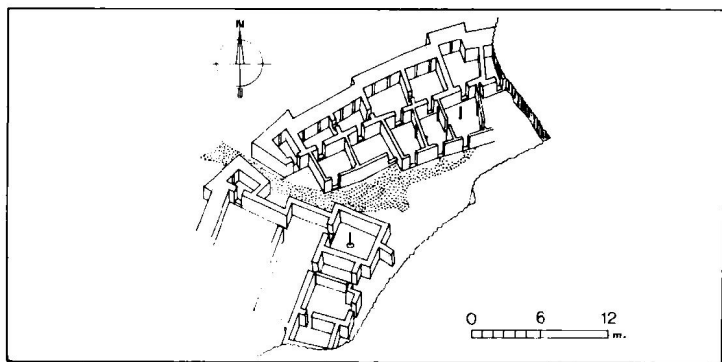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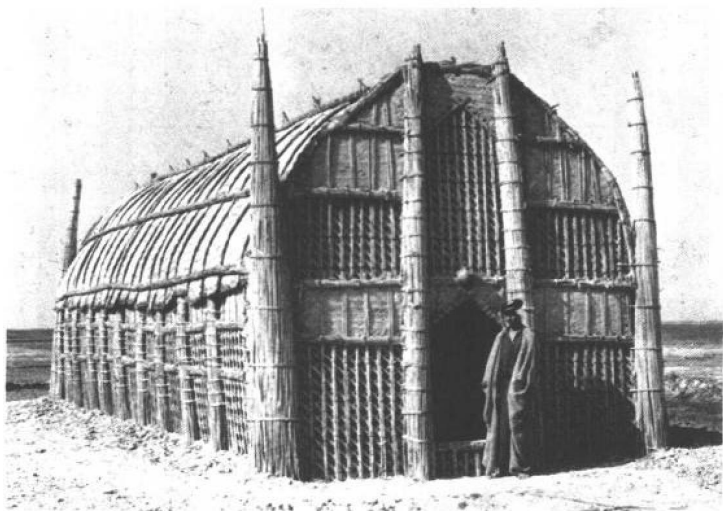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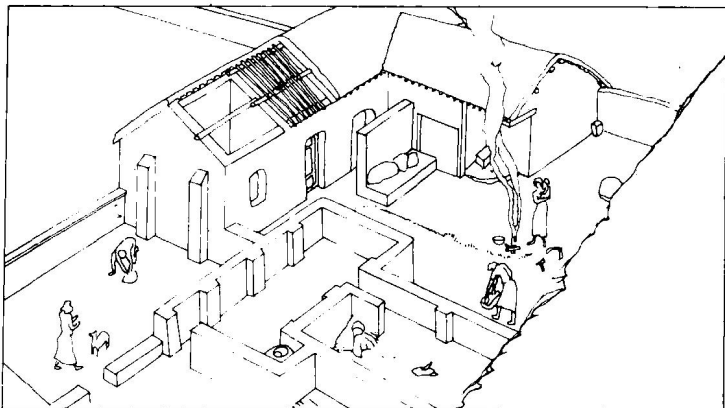


图 11 哈苏纳, 一个农舍复原图 (引自 Lloyd, 1961 年)

图 12 下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现代蒲草屋



先苏美尔和原始苏美尔的建筑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图案在苏美尔人的原始绘画中,特别是在传统的神庙图形表现中都可清楚辨认出来。毫无疑问,当移民们向内地转移并开始使用更坚固的建筑材料时,他们使用土砖建造的神庙保持了原始的使用芦苇作为建筑材料时的形式。在宏伟的其库拉特(ziqqurat)(即塔庙,英文为 ziggurat——译者注)阶梯塔和苏美尔及巴比伦的神庙—宫殿中达到顶峰的,久远而迷人的美索不达米亚宗教建筑史就是从这个史前时期开始而一直延续到它使用芦苇建造第一批原型建筑而结束。

在埃利都(Eridu),传统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最古老的圣城,我们可以找到在公元前 5000 年最后几个世纪直到公元前 4000 年最初几个世纪中几经重建的一系列使用生砖修建的神庙。从形式上看,最古老的是一个极小的庙,面积只有 3m^2 ,却至少具有最现代的神庙基本特点中的两点:在正对入口处的圣龛和安置在它下面的放置供品的小桌。在随后的几代中,在保存了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前提下,新的神庙本身将圣殿加长,同时在较长两边增建侧殿。由于每个新的建筑都矗立在它前身的废墟上,很快这些建筑就远远高出了它周围的房屋,并逐渐发展形成其库拉特式的塔台。我们研究更晚时期的神庙时使我们感到很熟悉的是外立面的处理。泥土灰浆的单调突然被扶壁和墙壁的曲折所打断。而扶壁和墙壁的曲折很可能是起源于最古老的蒲草建筑。这种不懈的,对古风原型的追忆在伊拉克南部泰佩高拉(Tepe Gawra)的一个同时期神庙群中也可找到。在这个地区,在公元前 5000 年末期原始苏美尔文化已很广布。在泰佩高拉,由于历次聚居地废墟的堆积形成了地面上一块高台,卫城就建在这高台之上。围绕卫城中的一个露天院子有三座极有意义的神庙。虽然仅仅复原了其中的一座,但可以看出这三座神庙的基本结构大同小异。从它的平面图中可以看到深长的立面和曲折的墙壁。至于为什么,却不得而知。墙壁异常单薄,因此想到屋顶的重量应是由更坚固的、等距地分布在内外墙间的柱子支撑的。这种系统使人想到从前用捆成一捆的芦苇来作蒲草屋承重结构的作法。不管怎样,从这个时期开始,立面的凸凹曲折就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所有宗教建筑的主要特点,而且被当时的埃及建筑所模仿。

美索不达米亚神庙的最终形式确定在原始文学时期,即公元前 4000 年的最后几个世纪。在这个时期,苏美尔文化达到了它最辉煌的

顶峰，为我们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除纪念建筑外，雕刻初次出现，而文字的发明预告了文学和数学的诞生。此外，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天才创立了城市国家的原始主型。一个在比王朝时期的文献所记载的更早时期兴起的城市是乌鲁克(Uruk)，即圣经中提到的埃雷克(Erech)。在这里，考古者也找到了证明神庙建筑有了进一步发展的例证，特别是位于地面水平上的建筑物废墟，其中两座建筑物的遗迹相当明显，据此所做的复原图相当可信。一座被称作“白庙”(Tempio Bianco)，位于市中心，它的地基高于地面12m。建筑物下的平台(一般由在此之前的建筑物的废墟所构成)曾有用板状砖砌成的倾斜墙；庙壁的扶壁间有木质装饰物的痕迹。再对这幅平面图做一些解释：深长的圣殿和两边的附属房间已经是神庙建筑的常规要素；信徒进出就穿过其中的一间；但在中央大厅的两个短边上也有巨大的门，其中一扇迫使在轴线上的祭坛移了位置。有些学者认为这种“高台”神庙(templi “alto”)的作用就像是一条走廊，神明在降临地球时就通过这条走廊。根据这种假设联想到还存在一种“低台”神庙(templi “bassi”)系列。在这种神庙里神明的存在可能只能由圣像来代表。在埃纳(Eanna)地区的乌鲁克还可找到类似神庙的例子。在那里我们找到半打的平面，它们与我们至今所讨论过的平面的不同之处只是中央空间有时是十字形的；这个特点在伊拉克北部的泰勒布拉克(Tell Brak)一个同时代神庙中也可找到。

还是在埃纳地区，有另外一个保存得更好的建筑例子。两组神庙由一个奇特的柱廊相互连接，柱廊朝向一个广阔的院子，巨大圆柱由土坯砖砌成。与此相呼应的院墙也用半圆柱装饰。此外，一种原始而天才的装饰覆盖了所有建筑的内墙。这是一种由圆锥状的陶制嵌块组成的马赛克。陶块涂有各种颜色，形成一连串的几何图案。就这样，色彩和结构竞相赋予建筑物以动感，装饰技巧与现代建筑师无二。在上面所提到的埃利都的最后一个神庙中，可能这种形式的装饰更加精美。在这个神庙中，外立面的胸壁和挑檐由于马赛克条纹而显得特别突出。这些马赛克由长约25cm的圆锥状石膏块组成，镶嵌在擦亮的红铜基础上。在苏美尔北部的欧盖尔('Uqayr)，在一个很类似于乌鲁克的“白庙”的神庙里，墙上的绘画代替了内部装饰的马赛克。装饰花边与近代的圆柱型印章很相似，但装饰主祭坛的花斑豹的形象却是一个不寻常的主题。

图 13 原始苏美尔时期刻有苏美尔神庙图案的白玉缸(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图 14 埃利都，神庙第Ⅵ层平面图(引自 Strommenger, 19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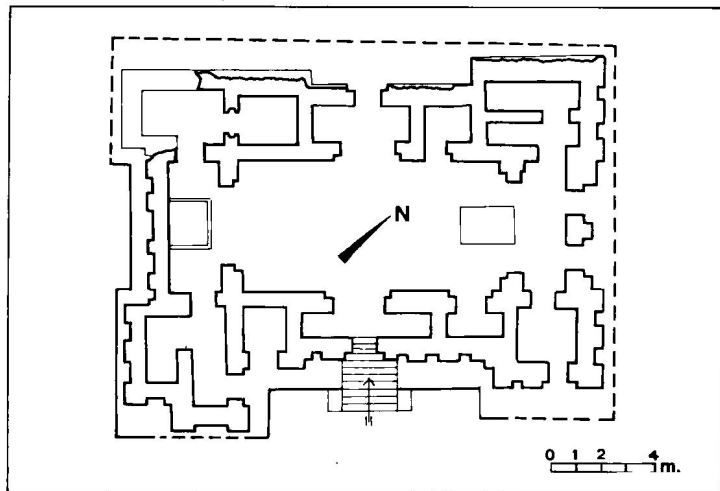


图 15 泰佩高拉，神庙群透视复原图(引自 Lloyd, 19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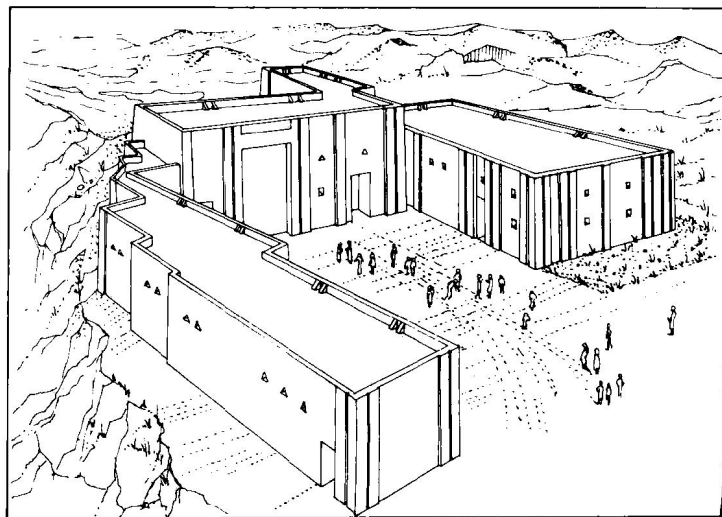


图 16 乌鲁克, 白庙废墟

图 17 乌鲁克, 白庙透视复原图(引自《文明的曙光》, 1961年)

图 18 乌鲁克, 白庙和其库拉特阶梯塔在一起的简图(引自Strommenger, 1963年)

图 19 乌鲁克, 埃纳地区的神庙第 IV 层平面图(引自 Strommenger, 1963年)

图 20 乌鲁克, 埃纳地区的 V - IV 层神庙平面图(引自 Strommenger, 19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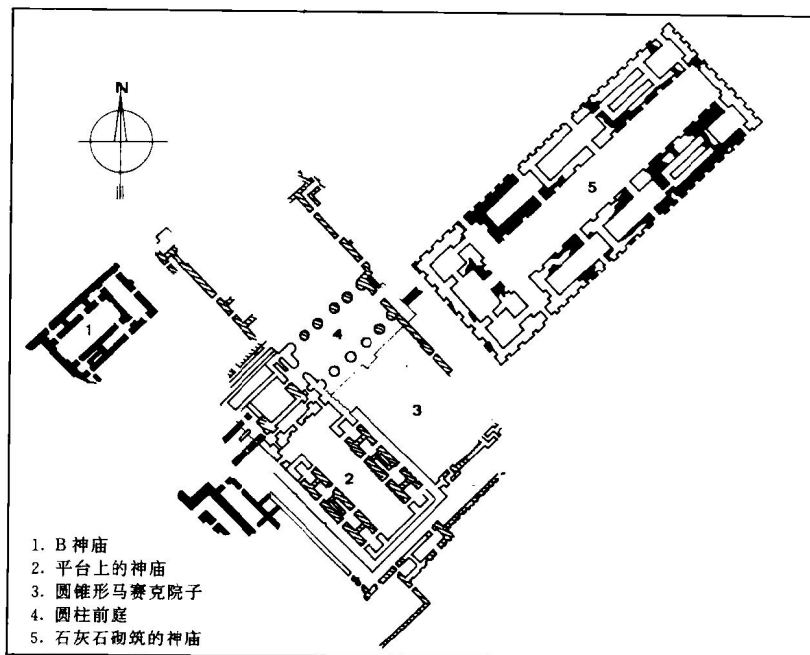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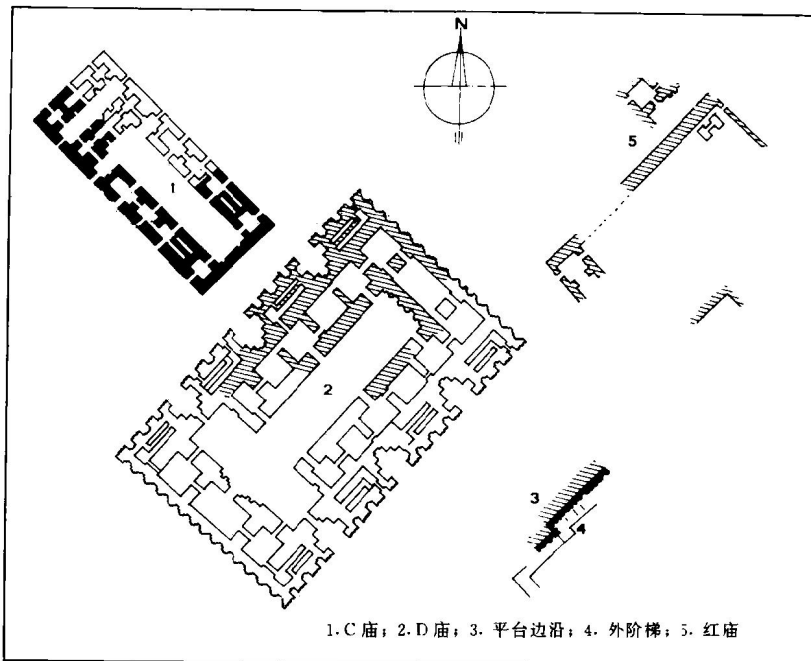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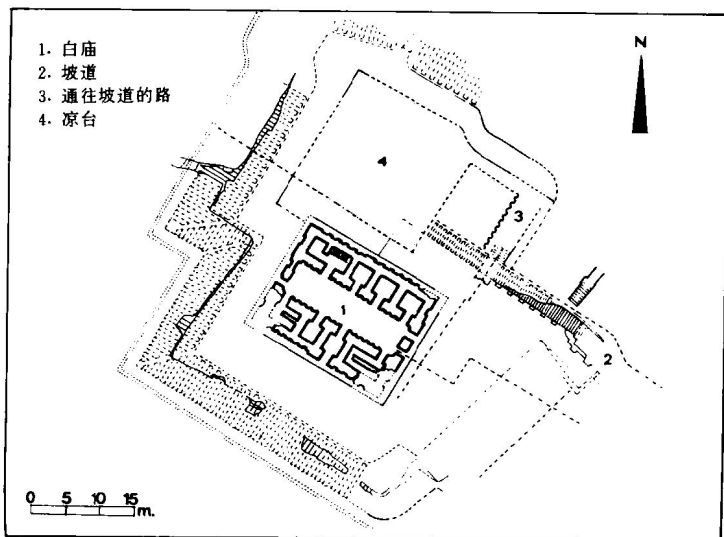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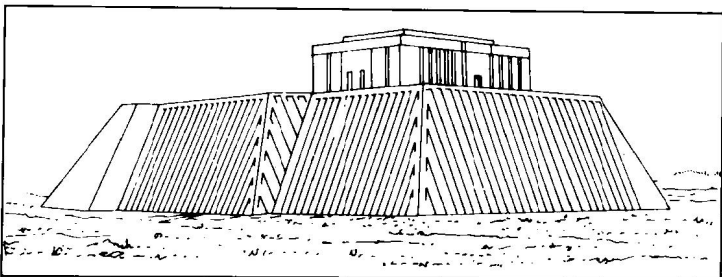


图 21 泰勒布拉克,“慧眼神庙”(引自《文明的曙光》,1961年)

图 22 乌鲁克,墙上装饰马赛克的神庙厅院

图 23 埃利都,神庙 I 的透视复原图(引自 Lloyd, 1961年)

在原始王朝时期,即公元前 3000 年的最初几个世纪中,苏美尔人达到了他们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字方面,楔形文字代替了原始的象形文字,这就使语言成了一个更加准确和更加便利的交流工具。也正是由此,一些政治事件和国王的名字得以用文字记载的形式相传了下来。当我们对于最古老建筑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神庙建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些原始王朝时期的宫殿和众多结构非常简单的私人住宅。我们还是从神庙开始。可以看出,也就如它们自己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原始王朝时期的神庙建筑是我们已经谈过的原始文学时期神庙建筑的直接后代。在巴格达以东的海法吉(Khafaje)和乌尔一代依—卡尔代依(Urdei-Caldei)附近的欧拜德(al-'Ubayd)仅仅找到了两座“高台”神庙的遗迹。这两处遗迹上已找不到任何庙宇,但它们的平台却有相当意义。它们都有一个椭圆形的围墙,围墙中有一些附属房屋,形成一块圣地。从乌尔(Ur)和吉斯(Kis)废墟的不完整发掘来判断,在这个时代的末期,这些平台都已具有了典型的其库拉特的规模。但不幸的是,在这两处,随后大规模反复的建设使得我们几乎无法考察最原始地面的水平。对于建在平台顶部的庙宇本身也仅是根据在它们之前的原始文学时期的神庙的形式作一些假设。

但是有一个地方,在那里的发现非常丰富,最少是有关原始王朝时期的神庙外墙装饰可以这样说。这个地方叫欧拜德,当神庙被毁时(原因不详),大量的外墙装饰掉落或被取走。平台铺设有经过烧制的砖,通过一个突出的石头台阶可达平台。在台阶和平台墙的夹角处发现了装饰物的残块,其中还包括两个孤立的柱子碎段。柱子由棕榈树干做成,外面贴盖着彩色石头和珠母贝壳做成的马赛克。人们猜想它们曾支撑着一个巨大的铜制拱梁(现藏大英博物馆)。大梁上饰有锻铜制成的一个由两头鹿托着的神话中的鹰形浮雕,还有一些守门的狮子,一些牛的铜制圆雕,另有一些较小的但头部突出的较小的牛浅雕及刻在贝壳和涂有颜色的石灰上的其他动物和鸟的形象的边饰。对于这个建筑的结构曾有各种假设,但直到今日,各种复原它的尝试都不太可信。

转到“低台”神庙(建在地平面上的庙宇),在迪亚拉(Diyala)河及其支流流域的海法吉地区我们找到不少极好的例子。在这些建于原始文学后期的聚居点中,建起了不少神庙。据此,可以重建原始王朝时代的发展概貌。主要的元素还是古老的长方形中央空间、祭祀台、供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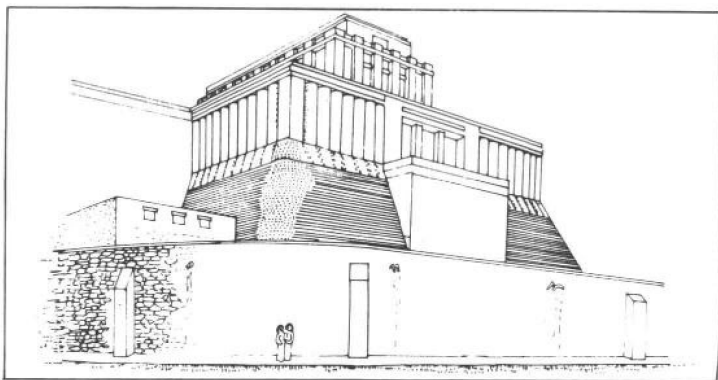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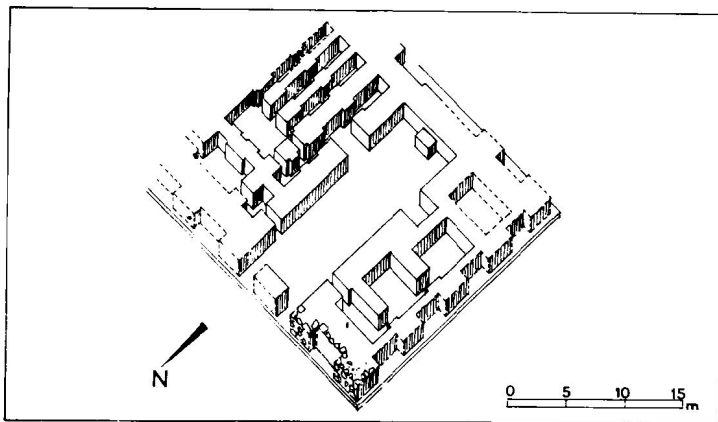


图 24 海法吉, 椭圆形神庙透视复原图 (引自 Delougaz, 1940 年)

图 25 欧盖尔, 彩画神庙模型 (藏巴格达伊拉克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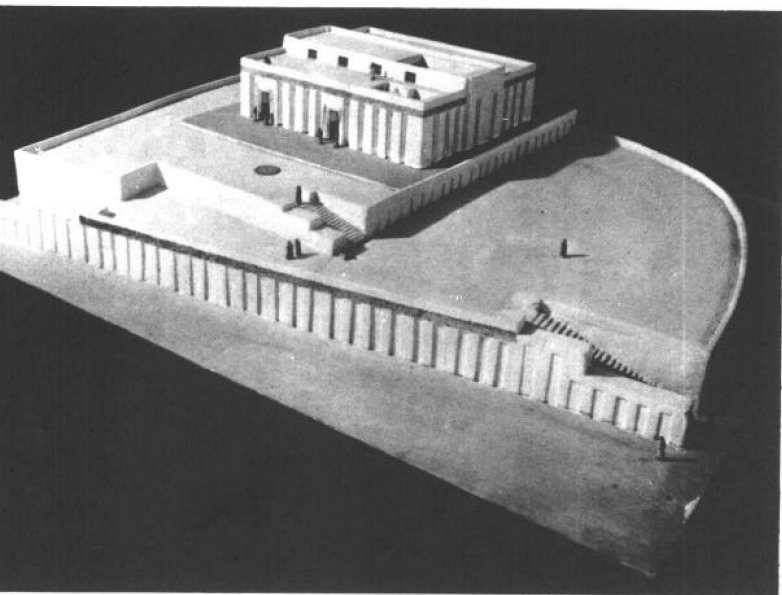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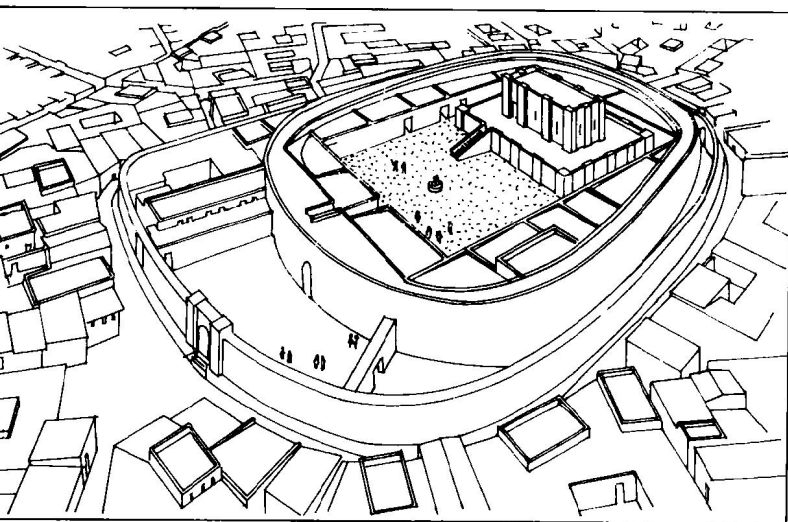


图 26—28 欧拜德神庙的装饰: 挤奶者边饰 (藏巴格达伊拉克博物馆)

和布置在横向轴线上的入口。但除了侧室和通向平台式屋顶的阶梯外, 现在还多了一个被一些附属建筑包围着的前庭 (海法吉, 辛庙)。在其他情况下, 比如在泰勒阿格拉布 (Tell Agrab), 神庙成了平面对称形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物外墙都有护壁, 并且除了主庙外, 还有一些较小的圣殿。

现在我们考究一下苏美尔家庭使用的最朴素的住房。对在属于王朝时期初期的废墟中发现的私家房屋群进行了研究。一直到近代, 在近东地区, 住房都还是围绕着一个院子修建的。房间的采光就利用这个院子。但也有这样的假设: 院子也可能是有顶的, 而室外的光线是通过灯笼窗透进来的。那时人们只将窗户开在内侧, 有时还用有孔的陶砖做一个保护栅栏。门上有木制横梁, 或各种形式的砖拱。平台式的屋顶由棕榈树干和芦苇做成, 上面覆盖泥土并加抹黏土灰浆。这里要提及在这个时期所使用的砖建筑技术, 这种技术也用在公共建筑上面。制砖使用一个四边加上一个平底的木制模子。加入模内的过量黏土不刮去, 而是简单的用手将它抹圆, 形成一个“面包”状的上部, 或者用技术一点的词来说: 形成一个平凸形。砌砖时, 一般是对角线放置。平放竖放交替变换, 使墙壁上形成一个“鲑鱼骨”的图形。这种方法是这个时期的建筑具有的最鲜明的特点。

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位于苏美尔城泰勒阿斯玛 (Tell Asmar) (埃斯努纳, Ešnunna) 的最古老的区内。它围绕三个独立的院子而发展, 由于在此基础上曾进行过更大规模的扩建, 在这里不能确认公用建筑的具体特征, 因此研究位于吉斯一处被称为“A 殿”的建筑群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这里, 两个半独立的建筑由一个雄伟的带有凹壁的大墙包围。两个建筑中较大的一个又由一个防护走廊的墙所隔开, 一些建筑物很仔细地以对称的形式建在一个正方形的院子四周。可惜, 从房间的格局上不能判断它们的功能。第二座建筑物也是如此, 它的主要元素是屋顶由四根土坯砖砌筑的圆柱支撑的长方形大屋子和同样有圆柱的露天凉廊。在两座建筑物里都发现了很多珠母贝壳和用其他材料做的浮雕残片。但它们不够大的尺寸让人们想到它们不像是建筑装饰物的碎片。至此, 直到原始王朝时代的末期, 我们对宗教建筑的认识远比对民用建筑的认识要更准确。到这个时代, 土砖成了一般建筑的主要材料。这在像南部伊拉克这样一个缺少石材的冲积平原地区是很容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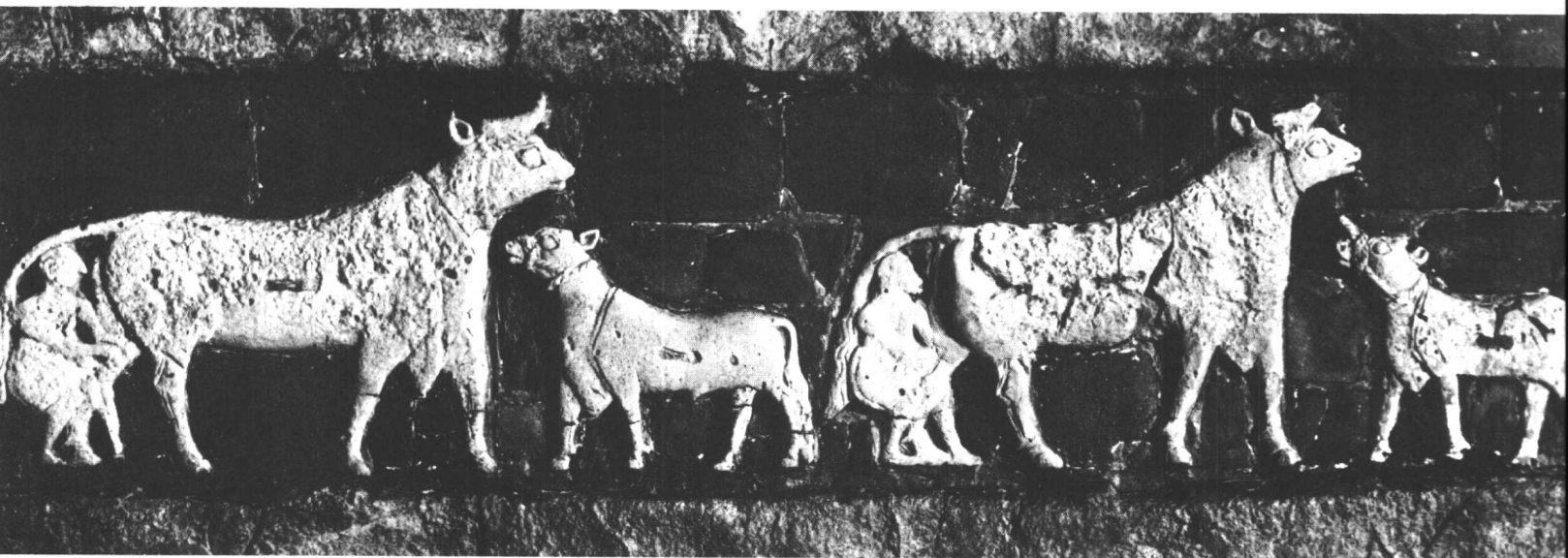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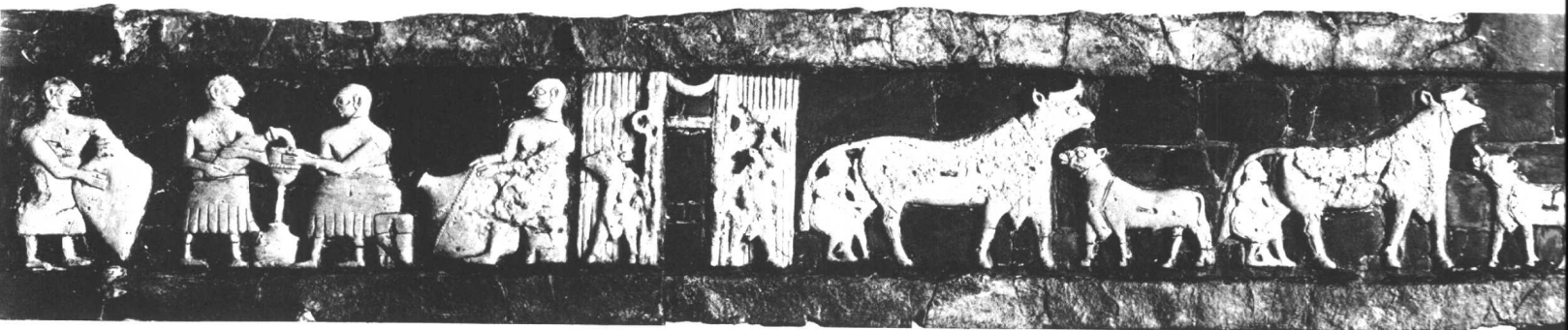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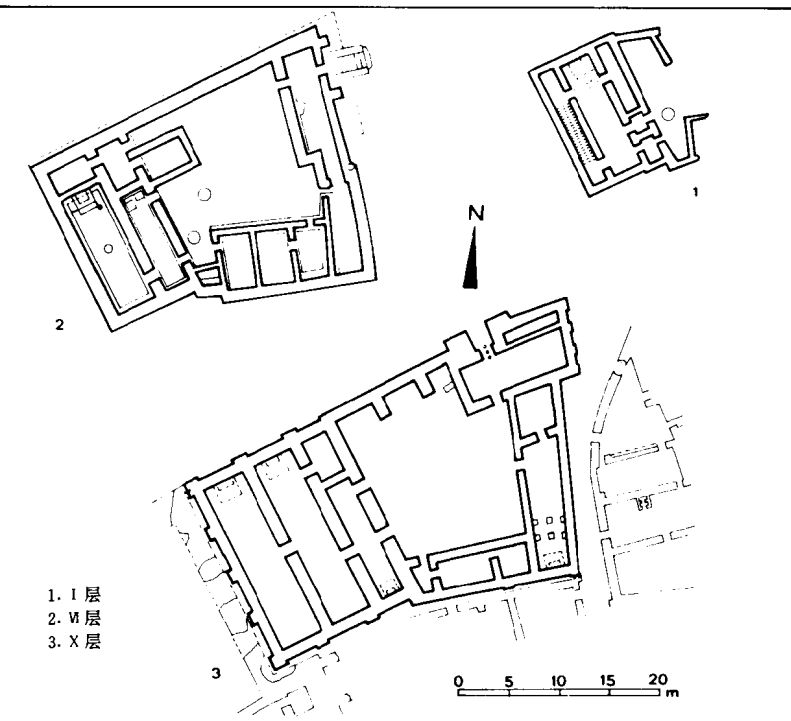


图 29 海法吉, 神庙的 I 层、Ⅳ层和 X 层 (引自 Strommenger, 1963 年)

图 30 泰勒阿格拉布, 沙拉神庙平面图 (引自 Delougaz 和 Lloyd, 1942 年)

图 31 泰勒阿斯玛, 阿卡得宫及同期建筑平面图 (引自 Delougaz 和 Lloyd, 1967 年)



1. I 层
2. Ⅳ层
3. X 层

